

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、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、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。

事新报》等媒体均作图文报道。

张爱玲也是在黄岳渊的举荐下才走上文坛的。当时 20 岁出头，刚因战事从香港返沪的张爱玲，正在为她的第一部中篇小说《沉香屑 第一炉香》寻找伯乐。张爱玲姑母张茂渊得知大作家周瘦鹃、郑逸梅是黄园常客，也是黄岳渊的花木挚友，恰好张爱玲母亲也姓黄，是黄岳渊的远房亲戚，于是张爱玲在黄岳渊的举荐下，携《第一炉香》手稿登门拜访《紫罗兰》杂志周瘦鹃，自此成就一段海上传奇。周瘦鹃酷爱紫罗兰，从他为杂志的起名上也可可见一斑。

除了黄园，无锡江南园林的翘楚“蠡园”也是黄岳渊的手笔——1927 年，王禹卿不惜重金打造蠡园，采取了当时很时髦的做法——招标。已经经营上海黄家花园 18 年之久的黄岳渊慷慨应标，在日本、上海等众多设计方案中脱颖而出。最后，黄岳渊不辱使命，以远低于王家预算的花费和精致的园林设计，打造了这一江南园林的代表作，“游人惊诧为名胜”，被写进中国园林艺术史。

花木为伴，一生只做一件事

到得鼎盛时，黄园已有 300 亩的规模。1909 年造园时，黄家长子黄德邻年方 4 岁，但是在父亲开辟的黄园里，“得天趣为最乐”的种子也播在了黄德邻幼小的心中。他从小就爱好园艺，课余经常培植苗木、饲养雏禽，每至暑假，就将苗木与幼禽并携归家，“爱好生物之心，自幼已然焉”。青年开始一直随父经营黄园，1956 年黄园公私合营，黄德邻任上海市花木公司西区私方代表，1959 年任龙华苗圃总技术指导至退休，一生奉献园林事业，尤其为中国茶花事业贡献卓著，受到国际尊重。

抗战期间，黄岳渊自叹“年来战事绵延，欲归不得，心虽怅然，而仍得终日与花木为伴，盘桓灌溉，亦可忘忧”，寄情遣怀于花木，与其子黄德邻合著《花经》一书，“是书为予三十余年蒔花栽木之经验，借以供研究园艺者之参考云尔”。

全书上编“通论”，叙述花木精细栽植法，包括气候、土壤、四季作业、病害、虫害等章；下

《花经》2024 年新版（简体彩图版），为原有 100 多幅手绘图进行了上色和修复。



本周博物

今日的零碳李子园公园。



康平路“新黄园”

抗战爆发时，日本侵略者占领上海，以“中国不可能有这么大规模的私人园艺农场”为借口，查封了黄岳渊位于真如的黄园，并派日军驻守，黄岳渊全家 10 余人被迫迁居。

随后，黄氏父子在康平路仅一亩多的地块内，建造了一座以中国江南园林风格为主，兼容西方园林风格的庭院（1945 年扩展到 10 余亩）。在 1943—1947 年，共举办了四次菊展，并以精巧的设计和园内大量名贵树木及盆景享誉上海。抗战期间，梅兰芳先生蓄须明志，为避日本人的“祝寿”，曾在康平路新黄园小住，还在那里度过了 50 岁生日。他曾送给黄岳渊一张七寸的照片和一幅亲笔画的梅花，以表感激之情。

康平路新黄园今为上海五十四中学康平校区。

编“各论”，包括果木、生利木、观赏木、宿根花卉等章，共计分述 234 种花木的具体培养法。成书后，花木挚友周瘦鹃、郑逸梅、王孔玄欣然为之校订，于右任还曾以《题黄岳渊先生花经》一诗相赠，曰：“沪滨一老为花忙，手著花经醉策场。半世辛勤无可说，又为时代艺天香。”

《花经》于 1949 年首版，说来也是一段善缘——出版发行的新纪元出版社，由王亢元经营，王亢元正是蠡园主人王禹卿之子。《花经》可谓是上海最早展现生物多样性的著作，是一本田园牧歌式的园艺百科大全，也体现了中国园艺的传统文化起源。

而父子俩耕耘一生的“黄园”，经历世事变迁，如今又变成了郁郁葱葱的公园。昔日黄老曾云“见一花一木，一泉一石，位置得宜，心神怡旷，足以息忧虑而去烦恼”，而今又有被科学证明的“公园 20 分钟效应”与他跨越时代达成共鸣：只是到公园或其他能感受到自然气息的地方逗留 20 分钟，就能显著减少压力。■